

四書大全

中庸

內閣文庫			
漢	一七九五六	號	類
書	八	冊	架
函	九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957	
冊數	8 (6)		
函號	276	2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說統曰此節舊以愚賤分疏然看亦字要抑揚說到有德無位上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困勉錄曰此節及下節之意總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

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附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為驗也次序之體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證上文之意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曰有位無德而

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

姚承菴曰。此章內以三字言之。曰議禮制度考文。以二字言之。曰禮樂。以一字言之。曰禮。焦漪園云。禮樂是通用字。禮者理也。樂者理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於自然之理者。故謂之禮樂其實禮之一字該盡。

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附蒙引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

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

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

困勉錄曰。末二節斷宜從大全朱子。蒙引存疑淺說。分應自用自專及古說。雙峰泛言引孔子作箇樣子。不可從。各生今反古本兼上下。側重在為下者。故獨引孔子。

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峰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

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附蒙引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

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

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

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附蒙引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翼註曰首節為綱次節輕看本諸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未節引詩以結之亦輕困勉錄曰首節與上章以德位時立說時者於古今反古及從周處看出只當以見在為時也曰然則守成之聖人遂可更張祖制而行前代之法乎曰此雖不得如開創之大更制然因時救弊亦何不

可蒙引講前章非天子節謂少康周宜不與焉余初謂以其賢而非聖耳及觀其解此章主天下則知其以少康輩守成而非開創也亦謬矣困勉錄曰此節反言德位時以起下文當補一句曰無時與粒猶不可况無德乎如此方完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足徵
文獻不足徵
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前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
蛟峰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蒙引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已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

作餘意以上顧首節下起世道亦未為不可也
說約曰六事如此也世道節有舉於天下也末節引詩總結之徵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世道節一樣
困勉錄曰翼註謂二重王道也王道本於天德故曰本諸身以德性既尊問學既道入講愚按以德性問學解本諸身是矣然德性問學乃兼天德王道在內非只是天德也徵諸庶民以下則其驗耳若只以本諸身屬天德則前所謂精微中庸等豈只是一身上事乎註中有其德之德兼成已成物說與大學明德不同又曰本諸身六句俱屬有三重
說統曰徵諸庶民即本諸身

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二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
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
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

徵之也。須重徵驗上講。即民有必信必從之理。而可驗我制作之善。故曰徵諸庶民。若泛講信從。是動而世為天下道一節意。○因勉錄曰。君子之於天地。有法之處。有奉之處。有贊之處。法之者。以議禮言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圓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其義無不畢歸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若此者是謂法之然分而言之。天地自天地。君子自君子。而君子法之以有為。統而言之。君

入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入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證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附蒙引六事一

子之所為。亦天地自然之理也。是謂奉之。然雖曰君子所為。即天地自然之理。而天地不能為。而君子代為之。是謂贊之。鬼神三王從聖皆當如此推之。○翼註曰。建天地重自然。意質鬼神重莫測。意其因其革。不參絲毫智力於其間。純是道化自然。是不悖於天地。其因其革。轉移斡旋。極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不疑於鬼神。又曰。天地鬼神易混。蓋天地之道。即太極之理。寓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妙用。即陰陽之消息。五行之屈伸。莫測其機者。是也。天地譬如人身。鬼神譬如人身之知覺運動。最靈妙處。○賽合註曰。六事雖並言。其實考諸四句。又本首一句來。然所

節說深三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把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以議禮言之。如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天序有典。而我悖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臣卑於下。天地之大義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天地之大義也。此以分之不相侵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之。上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萬物通者。一理也。此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其不悖於天地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圓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

以徵諸庶民者。又根於本諸身之德也。○份按困勉錄謂此章雖有德位時三意。然德為重。時位帶說。故愚於上焉者節補一句。曰無時與位猶不可。况無德乎。已側重到德了。則本諸身節只當就德說。不必復牽時位。舊說本諸身以德言。徵諸庶民以時位言。不必從。徵諸庶民只是本身之驗。與不謬不悖等一例。此說固是。然註所謂驗其所信。從即上信從字。分明是就時位說。則蒙引又有時位句亦未為非。蓋重在德上。而於徵諸庶民句中帶說時位。於本旨何礙也。

青黃赤白黑之類。皆天地之五行也。○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註。或假借。其義無不畢歸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先儒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二氣四聲之離合。而天下之字窮矣。二氣四聲之離合。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物。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人但知其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為也。○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清濁之內。自該五音。○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官為喉音。屬土。商為齒音。屬金。角為牙音。屬木。徵為舌音。屬火。羽為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敷宣也。是何悖於天地乎。○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於天神也。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而羣神之感格。亦以此理。不疑於羣神也。○又大概說。以議禮言。凡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之體。其勢相為屈伸。其情相為往來。各當於理。而不失其倫。一鬼神屈伸往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窺。如制著以

筮制龜以下。而可以探賾索隱。可以鈎深致遠。可以傳鬼神之意。而斷天下之疑。是亦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以考文言之。如日之為奇。月之為偶。山有山形。川有川勢。如此之類。一造化之迹。之呈露也。此以字形言也。日嘘則聲隨以出。日吸則聲隨以入。日來則其勢自彼而之。此曰去。則其勢自此而之。彼如此之類。一氣機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又大概說。凡車旗服色之制。一陰陽變化之迹也。其方圓動靜之象。一陰陽造化之妙也。○又大概說。其字形之曲折。鬼神之變化也。其字音之清濁高下。鬼神之闔闢屈伸也。○建天地質鬼神。若只概說天理。則當云天地也。當晝而晝。當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時而時。水當流而流。草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變。當化而化。當合而合。當散而散。當培而培。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凶而凶。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若聖人之議禮制度。考文禮當如此者。則如此。禮當如彼者。則如彼。度當

如此者則如此。度當如彼者則如彼。文當如此者則如此。文當如彼者則如彼。禮之親疎貴賤。度之高下大小。文之多寡清濁。一一惟其當然而已。故乾之確然示人易。坤之賁然示人簡。道之明者也。建之而不倖。鬼神之潛往而潛來。無聲而無臭。至幽者也。質之而不疑。前之三王。後之百聖。莫不皆然。如此說甚間雅而正大。亦甚縝密。然究其所當然之實處。則前諸說似不可沒也。蓋窮理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乃為得之。○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淺說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為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也。使凡制作之出自我者。未能精粹純白。而稍有大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閒。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則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益。如我損益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所當然。反有不合者矣。所謂不謬不倖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知識為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其理之至也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之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志與否也徵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

翼註曰要在不徒講知天而重發知天所以能質鬼神不徒講知人而重發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又曰知天知人即本諸身內有了此又在質鬼神俟後聖上看其耳○困勉錄曰此節斷宜從蒙引存疑說說作推原看新說謂只作贊詞不作推原者誤又曰吳因之謂要之無疑鬼神一本於吾身之知天也不惑後聖一本於吾身之知人也孰謂君子之道非本諸身以徵諸民者乎知天知人正是本諸身處此說極明然須知上本諸身內已是包有知天知人意非只就知說也此知天知人則又就其中抽出言之耳

份按六事雖並言其實考建四句自首二句來而所以徵諸庶民者又全在本諸身句上若如史氏所云反重在下四句矣

者之民驩虞如也亦豈足為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不謬然後身所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章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言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附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

翼註曰此節舊分當時後世未是世為者自一世至後世也遠近字上亦無當時字蓋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一是直說一是橫說又曰世世世也只就本朝言之若過此又非是時王了天下兼後賢後王後民又曰有望不厭俱重在遵其制作上望字不是聞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亦不是期望若期望是還未曾遵也不厭者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凡人耳目習熟便厭了今却不然○黃蔡陽曰法則即是望即是不厭望而不厭又即是世法世則○吳因之曰不直曰天下道君子法君子而必曰世為天下道世為天下法云云者蓋此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戮之心○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斲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

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于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峰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振鷺二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射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證上文而結之此令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史氏伯璿曰竊意未有不如然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

處寡過與天下服天下化成等意不同別處俱說斯民感化於上此則不重感化而重有三重有以鎮攝而整齊之故口氣原歸到君子身上去耳○份按翼註謂則準也不

是取為立言之準亦是遵行意如君子說子當孝親人便準之以孝親此說最是然亦須兼取為立言之準意在內方完備

大事解如此二字則微庶民已在內了。若又以終譽為微庶民則豈可通乎。陳氏許氏雖不以動而節貼微庶民而仍以無惡無射終譽貼動而節亦不必從。又曰如此二字包上知天知人不謬不惑無疑不悖等意。譽字包上法則有望不厭等意。○翼註曰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遽也。陳氏以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譽之理。○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為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下道。存疑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而近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下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

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

為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為下不倍者也。愚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無

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為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宋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附蒙引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為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脉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安得不為人道。原與愚

之內乎。故困勉錄謂兩陳氏之說非也。以仕止久速與不時不食對說。則仕止久速乃其鉅者。自應為本。烏得概指為末乎。故困勉錄謂史氏之說亦非也。愚謂史氏之說較二陳氏差勝。然終不若蒙存淺說之安。說見後。

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無非法。法無非道。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道是法。其自然之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該本末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道則法在其中。言法則道在其中。此下標註之意。尤詳。○黃氏四如曰：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也。水土土地生成

份按蒙引存疑淺說。以所行之事細者為末。鉅者為本。皆外也。而心則為內。是以鉅與細分本末。而以事與心分內外也。史氏以所行之事鉅細皆為末。為外。而所以然之理之運於心者。為本。為內。是以

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入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史氏伯璿曰：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日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未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附蒙引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

事與理分本末而即以本末為內外也。二說似皆有理而蒙引存疑。淺說之說尤妥。

中庸卷之五 章句

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或問以社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社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未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襄

吳因之曰。持載覆幬內就舍下並育不害意。錯行代明內就舍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譚王懷曰。載而曰持。坤輿有德以維持也。天主覆幬則大其幬幬非德烏至是。四時錯行一德之自為循環。日月代明一德之自為禪代。便已含小德大德於此。下特申明之。○賽合註曰。持載覆幬各專兼分

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淺說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月沉。此言聖人之德。雙峰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

中庸卷之五 章句

合看方合得下並育不害意
方合得下大小意○翼註曰
上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
道於一心而兼體不遺者喻
之下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
之道於一心而迭運不窮者
喻之不遺不窮俱是大的意
不可以不窮作久意自文原
無久字也假如有日無月有
寒無暑而其運有窮則不欠
矣又曰錯行代明只重錯代
二字見不窮意不重明行字
如欲解日月代明不可說聖
心明並日月只是道理在聖
心如日月往來不窮耳○說
統曰此是形容聖心極全極
備處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
至誠無息無一時或間○杜
靜臺曰天地二字提起貫四
時日月看四時日月不過運

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
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
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通考黃氏四
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
辟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
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
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
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
有盈昃忽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
而天地為小○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
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附淺說自其無
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閒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
大也○蒙引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
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眾善悉備
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鄭註曰幬

於天地中觀其錯行代明天
地之大益見○說約曰章句
言聖人之德是照下大德小
德兩德字
份按錯行代明乃是至誠無
息意饒氏以無所不備言之
便與特載覆幬相混
份按聖人與天地合德亦與
天地同其大耳黃氏所云夫
子大天地小殊謬張無垢謂
聖人能造化天地朱子有子
孫反能孕育父祖之譏黃氏
之說毋乃近是雲峰謂天地
各得陰陽之偏不若聖人會
陰陽之全亦略同此失蓋意
在推崇孔子而不知經文實
無此意也
說統曰道非道理之道即曆
家天道南行北行之道○困
勉錄曰謂並處就是不害不

亦覆也
或作燾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大化流
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
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
陳氏
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
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

於天地中觀其錯行代明天
地之大益見○說約曰章句
言聖人之德是照下大德小
德兩德字
份按錯行代明乃是至誠無
息意饒氏以無所不備言之
便與特載覆幬相混
份按聖人與天地合德亦與
天地同其大耳黃氏所云夫
子大天地小殊謬張無垢謂
聖人能造化天地朱子有子
孫反能孕育父祖之譏黃氏
之說毋乃近是雲峰謂天地
各得陰陽之偏不若聖人會
陰陽之全亦略同此失蓋意
在推崇孔子而不知經文實
無此意也
說統曰道非道理之道即曆
家天道南行北行之道○困
勉錄曰謂並處就是不害不

亦覆也
或作燾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大化流
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
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
陳氏
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
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

悖者非也。天下豈無並育並行而相害相悖者存疑謂不
是並育只一箇育如何說得
不害不悖並行只一箇行如
何說得不悖亦非也。天下固
有不相害相悖而亦不能並
育並行者。以大小二字意體
之自見。若究其實則亦非有
二耳。○吳因之曰。講不害不
悖。須暗與下川流意相關切。
乃妙。飛潛動植總在天地間
生育。却一物自有一物之性
命。一物自有一物之太和。豈
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
時日月總在天地間運行。却
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序。
各自有躡度。不相紊亂。不相
垂逆。何相悖之有。在並育中
自有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
中自有不相悖的妙處。須活

中庸大章章句

於一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
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道以見。形句上文取辟之意也。朱子曰。大德是敦。那
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
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
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
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
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
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
出來。○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
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
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
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
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
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

看乃佳。○翼註曰。大德小德
只一德也。造化之主宰。為德
小德者分而言之。各一主宰。
大德者合而言之。共一主宰。
但言之者有分合。天地實無
分合也。辟如人只一心。分言
之謂之萬念相似。又曰。川流
敦化。流字當對敦字看。或流
其化。或敦其化。化即四時日
月萬物之化也。因上文加一
川字。故省去一化字耳。○因
勉錄曰。自其不害不悖者言
之一塵一息。皆造化主宰於
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
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並育
並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
非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萬
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
化也。川流敦化。費而上下察
者也。小德大德。隱而不見。聞

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
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
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
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
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
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通考黃
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
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
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
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
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子之一貫。小
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
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
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是夫子得是道之
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
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
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勿軒熊氏

者也。又曰：大德小德即是中。和可以分合言，不可以動靜言。○賽合註曰：此天地所以為大句，要認朱註兩所以字，與上文此所以有分別。蓋萬物四時日月俱就迹上觀，皆可見者，而小德大德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乃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故朱註著兩箇所以字，而自文此天地之所以為大的所以字，却就在小德大德見，不作推原說。○說約曰：俗講皆謂並育兩句尚不是天地所以大處，必至小德兩句方是天地之所以大。極不是。夫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若又推而進之，以為有一德以主之，而乃見其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章句
曰：此下一截是贊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一句總結上文。○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倅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匹時比其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附讀書錄：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故曰：大德敦化，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蒙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間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獺之毆魚，鷙之毆雀，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固不以此而遏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克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並育並行，就把作天

大則首節云云反駁矣。豈正指乎。份按朱子謂大德是中小德是和，而其說費隱處，則謂不可以隱為中，費為和。夫朱子以大德為中，而不以隱為中，以小德為和，而不以費為和，則朱子雖未明言大德小德之不可分配費隱，而其意固可默喻也。蓋費之所以然者，為隱而隱，即寓於費之中，而非別有所謂隱固非中和之動靜各為一時，所可比而同者。若大德小德雖本為一德，然一以分言，一以合言，不容不區而為一，則其與中和相類而不與費隱相類，亦明矣。然諸儒論者不一，雙峰饒氏洵饒黃氏皆謂大德為隱，小德為費，殊非朱子之意。伯馨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章句下
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作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

史氏則謂川流敦化是費大德小德是隱其說是也或曰德是主張在內者川流為費而小德為隱誠無可疑朱子所謂和亦有費有隱是也若以敦化屬之未發之中則似與費不相似竊嘗論之敦化似非專屬靜時此敦化之所以為費也因勉錄謂大德小德不可以動靜言此說得之蓋朱子以小德大德分配至聖至誠而謂此二章當以表裏言之至聖章是說發用處至誠章是說存主處然未嘗以未發已發分貼夫所謂存主云者特言其心之運用於內耳非必寂然不動之謂也今觀至誠節章句所謂各自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無二毫人欲

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非二事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

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通考史氏伯馨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

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至誠無妄有默契焉而非聞見之知所謂自然功用非有所倚著於物或問以經綸為致和知化為窮理以至於命此豈可偏屬之未發時事耶論者謂此節宜在心體上說然就其心體則固隨其所運而非寂然者矣又觀萬物節章句謂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恐亦難就未發說然則朱子之以中為大德和為小德只是謂大德與中皆是一本之合小德與和皆是萬殊之分而未必拘拘於已發未發之盡相合也○蒙引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以分合論最當夫知分者之為小德川流則川流是其分者費也

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為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夫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自為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

小德是其所以分者隱也知合者之為大德敦化則敦化是其合者費也大德是其所以合者隱也○存疑謂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最為的當夫自天命流行上說固非專指靜時言也此敦化之所以為費也其在聖人功用之及於天下民物如至聖章所云是小德川流也其運用於聖人之心體如至誠章所云是大德敦化也或問云以天地言之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夫曰高下散殊曰物各付物此即存疑散在人物之說也曰於穆不

中庸大全 卷之二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

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

察明辨也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

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

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

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

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

已曰純亦不已此即存疑天命流行之說也故存疑之說不可易也○又按薛文清謂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即存疑所謂自天命流行上說也愚向疑章句所以並育並行二句是就萬物四時日月說與或問所云於穆不已就天命上說者不同今得此條融會而貫通之甚快○文清謂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夫泉源泉流雖有本末之異而源之皆費之可見者也敦化川流之謂也至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見也大德小德是也吳因之曰足以有臨須緊根生知意發揮蓋天下大矣四海民物廣矣若非天生上等之資欲假人力勉強者一一

中庸大全 章句下

細破分條貫說來○雙峰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存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黃氏洵饒曰聰明

章

燭照之便多運用不來了。唯上天篤生聰明睿知他耳目心思運用處非唯人不可測識。雖至聖亦不得知其所以然。而然神運鬼輪絕非尋常意見所可及。任憑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有遺於坐照之外。故曰足以有臨。又曰足以有臨。不是言聰明睿知之用。正是益見他聰明睿知處。言至聖這生知。真足以君臨天下。何等樣聰明睿知也。下仁義禮智亦然。○翼註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雖有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又曰。為能字直貫到節末。并直貫到時出之。○說統曰。仁義禮智皆聰明睿知中所涵。各執敬別皆君臨中事。

睿智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有節解。附語錄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概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直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聰明。○蒙引。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存疑。通書云。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睿義可得矣。○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蒙引。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眾人所得而同者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奮者未必強。雖強矣。本體或未剛。剛特一時。毅則堅忍而剛有終。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

份按首節俱是言德積於中者。陳氏謂莊是貌之嚴。恐非。

說統曰。溥博淵泉。緊承足以字。不是又深一層。即至足者而究其量。是何等溥博。即至足者而探其蘊。是何等淵泉。至時出處。是以時發見於外耳。○困勉錄曰。溥註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其充足而不欠缺。溥註廣闊是就大概全體上說。謂其宏大而不狹小。淵註靜深。謂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註有本。是一源活潑淨泓無盡。又曰。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實是形容。

一莊亦謂心之端嚴。中正則又益細微矣。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存疑。寬對窄言。有廣大之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中正亦就心上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至純粹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似。別可否於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朱子曰。泉

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出發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出發

小德猶二十七章言道之小
而曰優優大哉耳時出不但
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
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
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
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
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
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形容
至聖小德可謂盡矣又曰博
博淵泉四字就裏面說總頂
上節而時出之就發見說不
頂上節蓋上節雖有容執敬
別等字然却不重只重五箇
足以字耳謂博淵泉頂聰
明睿知五者時出頂臨容執
敬別者非謂二句總形容聖
人心體者尤非又曰翼註謂
此時字最細如均一知臨却
有時用明有時用晦此等變
化不一翼註此說最明大全

見形旬反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博博而以時發

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

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為周遍也

博廣闊之義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

其理無不該是為廣闊也凡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

言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

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

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是解泉字○存疑博博淵泉

或問曰以性言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

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此博博之說也只是萬物者

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

說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兩句更

無長說○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教思無窮保民無疆以至於

以大事小樂天者仁之容也時乎執也而義之德出

焉凡其去奸革弊誅暴鋤亂罰不避親賞不避讎者

博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形旬反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博

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

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

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

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充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

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附淺說威儀之見而民莫不

敬號令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說此

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

存疑淺說俱作時中看並無
取之不價用之不竭無阻塞
無窮盡之說

賽合註曰此節只以天淵擬
其博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

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

深一層○翼註曰因民之敬

信說見其當可不作效說○

困勉錄曰敬信悅不重民上

只重形容時出之妙又曰存

疑謂言行皆見也信悅皆敬

也淺說則以威儀貼見字淺

說為長

賽合註曰敬信悅所在即是聲名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包有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也此處只歸重配天上一首一句不平當以中國為主舟車以下極言盡天下去處皆敬信悅非有出於中國蠻貊之外又曰本文言聲名註言德之所及者蓋聲名即實德流動處聲名所及即德之所及也○翼註曰舟車所至以下即極言自中國以至蠻貊之地見其無一處之遺也非又在中國蠻貊之外亦不是單極言蠻貊○李玉海曰不重在尊親重在聖德之可敬信說○困勉錄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

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薄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悅聲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賽合註曰配天與上如天不同如天以德之體段言配天以德之功用言須貼註中廣大之意

哉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附淺說又以其莫不敬信說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說是以聲名云云霜露所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

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蒙引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說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

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

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教化章章明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德即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費○宋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薄博如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

續困勉錄曰。曰首節是至誠之功用。次節是至誠之心體。從來依大全小註。遂開一體一用。仍滄柱謂經綸可言功用。立本知化如何可言功用。不知章句所云功用。原在心體上說。與他處體用之用不同。豈可妄議。

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

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

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

困勉錄曰。經綸蒙引。就聖人一身言。許氏兼脩道之教言。看來兼說亦可。但天下之大經。則斷宜空說。不可謂是天下人之大經。

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其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徹底意思。○蒙引。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

份按蒙引謂立本渾淪說為是鄭氏謂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萬殊一本之意因勉錄諸蒙引此條予向亦有此疑然朱子於首章性字已以仁義禮知為說似亦無妨愚謂在此章畢竟渾淪說方見大德教化意若將仁義禮知分說恐說成小德川流矣但蒙引以此為未發之中却

恐未當愚說已具見於前矣其謂未發時未有條理亦未盡然朱子答陳器之書云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總感中間便應蔡氏豈偶不思及此耶

中庸大全 卷下

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附蒙引經綸天下之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萬殊一本之意况未發之中未可分條理分條理言則為小德之事○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皆實理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成一體所謂知也通考黃氏

洵饒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性盡其當然之實謂建其有極立之即致中附蒙引化育是其大原處即所謂天命也該四時五行庶彙萬品而言要見得廣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人只說得知字分曉而欠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今言一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故曰相知是為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於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豈但聞見之知而已哉○知化育以心言知其理也贊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此皆至誠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略於物而後能哉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

中庸大全 卷下

卷下

困勉錄曰無倚只依黃直卿
作不倚思勉為是朱子謂如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
殊不貼切註倚著於物思勉
也是物詩書師友也是物蒙
引翼註俱兼說似完全然黃
氏覺直捷也

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之意日用閒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
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
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知得
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
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
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
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
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
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
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雙峯饒氏曰
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
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峯胡氏曰首章由
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
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
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
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

份按存疑謂至聖章臨矣執
敬別是以五德分言故為小
德川流至誠章經綸立本知
化是以五德合說故為大德

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
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
本之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
用力字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至
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誠經綸言至
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徵則悠遠以下指其驗
於天下之氣象功效而言也無息則與天地相配贊
化則與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合無息則與天
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附蒙引夫焉有
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就
者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
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
憑藉非天然自能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發於
用者言如何亦概為大德敦化曰此章須味章句數
箇極誠無妄字蓋極誠無妄云者即上章所謂純亦
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不已以統體言物各付

敦化說得兩章之義了。然蒙引此條却就極誠無妄說。大德敦化亦似得朱子至誠是那裏面骨子之意。故探之如能就合說處著想。而又從極誠無妄發出議論。則其於大德敦化之義。毫髮無遺憾矣。

吳因之曰。此是申明上節之意。非贊詞上節。暗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提出耳。又曰。講肫肫節。便隱關得難知意。○唐荆川曰。此題顛倒看。便是至誠之道。經綸大經。是其仁也。其仁則肫肫立大本。是其淵也。其淵則淵淵知天地之化育。是其天也。

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統體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為明白矣。而又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大德敦化之事。但曰。至誠。便是以心言。雖曰。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重。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為言大德敦化也。何疑。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閒。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

其天則浩浩其淵其天。就說至誠之天淵。○呂晚村曰。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又曰。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困勉錄曰。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上文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為生。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為主。而淵淵浩浩。形容之詞。不必如存疑作一例看。

困勉錄曰。以性命分天淵。亦是偶然如此分貼。其是性也。

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

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博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

其天則浩浩其淵其天。就說至誠之天淵。○呂晚村曰。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又曰。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困勉錄曰。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上文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為生。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為主。而淵淵浩浩。形容之詞。不必如存疑作一例看。

困勉錄曰。以性命分天淵。亦是偶然如此分貼。其是性也。

是廣大的命也是靜深的。若前章溥博淵泉便俱包性命說矣。雙峰此條最難通。既以浩浩句承知化育來。則此句已包地在內矣。又以淵淵句屬地。豈不支離乎。

說統曰。此節不重知至誠上。只重在贊至誠之妙上。○因勉錄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是天下至誠。猶云唯至

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內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附淺說。即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澈。物欲無間。而萬理空涵。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太虛。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

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唯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聰明聖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份按通書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朱子曰。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又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據此。則陳氏睿進一步。即聖之說。本未嘗差。但經文既以睿知爲至聖。睿知即是聖之義。未可強爲分別。

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通考朱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附淺說。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蒙引。此聖字。即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註。惟聖人能知聖人。

份按蒙引謂經綸天下大經。是大德中。小德如小德川流。之有薄博淵泉。不必強以經綸為肥。肥其仁。亦為大德也。愚謂此條。不如存疑。上章是五德分說。此章是合說之安。份按此二章章句。一則以小德大德分。一則以至聖之德。至誠之道分。語類則以至聖至誠分。游氏又以德字與道字分。愚謂此當以小德大德為主。而至聖至誠亦須辨得。分明。蓋他處獨言至聖。則聖字兼有表裏。此處以至誠對舉。則至聖屬表。至誠屬裏。所謂至誠是那裏面骨子。誠則所以為德是也。若其以德屬

中庸九章章句

分明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存疑。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

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

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

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

至此而無以加矣。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

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

至聖道屬至誠。乃互文耳。其實德亦可屬至誠。道亦可屬至聖。勿泥游氏德道分內外之說也。份按或問以經綸大經為致和章句。則謂各自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為天下後世法。似不但運用於心。而且兼發見在外矣。竊謂至聖節五箇足以及溥博淵泉。皆指在內者。自此說到時出。乃自內及外。而以外為主。朱子所謂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是其口以表意。蓋以表而該乎裏也。經綸節兼發見在外。即此想出心體之肥。肥淵淵浩浩。乃自外及內。而以內為主。朱子所謂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肥肥其仁。是從

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

中庸九章章句下

三

外說向內是也其曰以裏言
之蓋以裏而該乎表也○存
疑謂臨容執敬別是就五德
分說經綸立本知化是就五
德合說天惟就五德合說則
雖兼發見在外而不害爲
大德敦化也
份按許氏謂其仁其淵其天
自外而見非是
份按至聖章本言表而以德
言許氏謂德主乎內乃推其
本言○至誠章本言裏而以
道言許氏謂道行於外乃致
其用言○如此互說亦巧
份按雙峰謂至聖章論小德
是費至誠章論大德是隱夫
中庸之言費隱大抵言費而
隱卽在其中惟鬼祖章哀公
章兼費隱言耳未有專言隱
者謂至誠章專言隱可乎

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
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
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
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
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
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
氏云此章言大德卽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
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
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
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
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淪
於空寂而非所以爲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
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
上言故但爲隱○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
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
三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
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

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聖之至也至誠
之道卽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入之
行至道猶有待乎入之疑則體用猶二也此則
道之已行已凝於入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
章而後爲誠之至也德爲聖之至則知行兩盡

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
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
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
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
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
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
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
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
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凝此至道誰謂聖本
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兩章貫全
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卽達德至德之德但
諸章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
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
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聖之至也至誠
之道卽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入之
行至道猶有待乎入之疑則體用猶二也此則
道之已行已凝於入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
章而後爲誠之至也德爲聖之至則知行兩盡

份按此書以中庸多爲天道人道自皆所以發明中庸何必區區辨論及此

份按此條大指不過謂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所以前後皆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其說已具

而德外無道矣。道爲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爲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略也。其詳於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爲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爲發明中庸何也。日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爲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爲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况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爲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爲以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爲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天。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

第十一章又見二十六章似不必更如此費詞羅列。竊謂前有以達德行達道以至德疑至道一條頗爲扼要其餘紛紛之說皆可去也

行之材料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後二十章所以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爲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三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

無外小無閒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為學者脩德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仁所以為知行之體者問學即知行所以為知仁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二章反覆乎不驕不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神尼祖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為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賢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為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隱之旨則已於前二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

份按史氏於十二章章末謂二十章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中間雖有說聖人處不過以為學者用工之法二十章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中間雖有說學者處乃是授學者以至此階梯其於先知後行先行後知之辨皆已及之此條大意不過如此何必如此瑣瑣詞之複語之詳凡此者皆大全本採入之過也

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陷於老莊之窈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之品級明矣○中間三大節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為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用之意為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為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為詳而於聖人之事為略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為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為詳而於下學之事為略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者之致用有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遜世不

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所謂以爲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入德之工夫也何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致用之效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其餘說天道處則皆是聖人之功用亦皆所謂以爲學者致用之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爲易見前二節唯主於立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擇中庸言仁守中庸而又言勇強中庸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知之盡言仁仁之至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聖人雖未嘗無勇然不賴勇而

裕如也其論費隱大小處則以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即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爲學者期之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謂於成德之效驗爲詳於下學之事爲略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爲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爲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爲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

中庸之全
以先知後仁為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為序其亦誤矣唯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為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即中庸之用隱即中庸之體也中庸即知所知仁所行勇所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為二終乃與之為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

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即體之隱者乎三達德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翼註曰入德至德正相照應首節只說為己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工夫潛伏二節為己之功奏假二節為己之效○困勉錄曰此章是中庸結尾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遙相照應一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說統曰惡其文之著不應傲惡文重質看事實之意與此章不相干文字是好字不好處還在著○李穀侯曰講惡字不可用文勝滅質世風大壞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曰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曰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衣去聲綱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

等語。蓋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然亦與文質奢儉等意無干。只云文大者則心馳於外。炫而詩人惡之。却安。○說統曰。聞然曰。章只重聞然。不重日章。然曰。章即在聞然內。非有兩層。○困勉錄曰。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聞然日章之實。不。是推進一層。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大高妙。又曰。知此三者。則見得箇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箇知字。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蓋子思將教人去。做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箇為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次序。又曰。已字。

中庸大章音
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通詩國風衛碩人鄭考。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娶衣。綦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綦與縵同。是用縵麻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綦故聞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綦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

包得近自微遠風顯。近自微固已也。遠風顯亦已之遠風顯也。知遠三句。是又從已中推出一幾耳。○李衷一曰。此德字。即後面不顯惟德達天之德也。○翼註曰。溫而理以是為己。下三句是知幾末句。雖承知幾來。而本在為己也。重為己上。不可與知幾平對。又曰。知所謹包下慎獨及敬信。皆謹於近自微也。至於民勸民威。天下平。則達於遠風顯矣。呂晚村曰。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聞然二字為甚。衣錦尚綦。是為己立心。聞然是讚尚綦。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况聞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

中庸大章章句下
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綦。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綦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聞然。雖曰聞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綦。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聞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綦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己。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之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綦。聞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附蒙引。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著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疎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

之美。若以為章旨。則篤恭須
貼。曰章天下平。貼。然矣。可
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
說。以誤後人。如云。簡然之功
之效。自簡然以來。則以然字
當。當字名目。又有簡脩至簡
攝天下於簡。則又刪却然字
為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又曰。
簡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
綱之不外飾。非有簡然之道。
亦不是主默守寂之謂。又曰。
徐為儀。以已物分貼簡溫。未
確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物
實裕溫柔。未嘗不可處。人
已未嘗岐術簡溫安得分用
况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何
屬耶。
份按為已知幾雖是二項。然
知其當謹而謹之。正是為已
之功。下文慎獨戒懼是也。

矣。但立心為已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
味也。自然是簡。不見有許多皎潔光彩處也。自然是
溫。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
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
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此總是形容君子簡然日
章之意耳。○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
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
而內理。則不可。○有為已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
謹之由。得用功之要也。○後來為已之功。即所以充
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
之以至。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
其極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
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
已之心。本起語。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
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
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

份按此處只可言知所謹下
文慎獨戒懼乃實言謹之
事。

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
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已。又能
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
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
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
可與之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
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訓曰。章
則暴謂昭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也。微之顯。此自
心言。○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
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
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
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
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
言。莫顯乎微。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峰胡氏曰。
亦就心上言。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峰胡氏曰。
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

中庸大章章句
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通考徐氏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慎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為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附語錄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

呂晚村曰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復架矣○份按存疑謂近指身兼心蒙引前一說謂近兼身心後一說謂近只是身以朱子遠近是已對物之說律之專指身為是蒙引謂微之顯自心之形於身感與物者言存疑謂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人乃是以微為自而兼風字近字與遠字以言顯也
呂晚村曰知遠之近三句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未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贊註曰內省省字最重即省察之省也內字亦不輕一念

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存疑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於人○可以入德可以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未謹也○蒙引近只是身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可以入德矣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悉井反
惡去聲

初萌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加存遏道之又省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質之初心無所愧怍便是無惡於志矣又曰不疚無惡於內省來重在君子必欲使之如此上蓋亦屬工夫也○說統曰君子必要內省不疚而直無惡於志內即是獨省即是慎不疚而無惡於志正是內省正是人所不見處若力也○困勉錄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做謹獨工夫此不可從又按吳因之云不可及二句緊接上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慎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

中庸大全 章句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子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已之志向已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

潛滋暗長力無及矣不但是贊之之詞也○說約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蒙引斷作已能如此者不主方做謹獨工夫言故不取三山之說而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之似亦可兩存無害然亦孔之昭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謹獨意當補入孔昭內及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困勉錄曰呂晚村謂此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晚村此條最是大全雲峰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份

中庸大全 章句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子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蒙引語錄所謂到者目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牖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牖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矣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聲言其效○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

按章句謂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分明以不言不動該言動也呂說最為得之說叢曰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

份按雲峰以不動點不聒不言點不聞似不必

溪陳氏曰抑詩卽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爲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外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卽是獨內省不疚卽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爲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卽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卽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

份按史氏所引許氏講屋漏與實說不同恐不可從

份按首章隱微俱指獨說今史氏以隱爲屋漏非也

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爲己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按此發得已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爲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中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是幽暗之中未有所謂細微之事故但爲己所不知之地能不愧於此卽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附存疑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略與首章戒懼微不同○蒙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先謹獨後戒懼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

翼註曰此二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德也又曰不顯節雖又進一步然亦不可把民勸民威太看小了

中庸

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疎密則先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二節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

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音斫斫也鉞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

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附蒙引為已之功既密

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此處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去○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不顯說見形句二十六章豈

不顯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真幽承上文

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

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

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篤厚也篤恭言不

故知當別為一義與前章不同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

翼註曰恭是主心之欽翼言篤即不顯意不顯實因無思勉也有思勉則有痕迹便是顯矣篤恭者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也又曰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又曰此節德字正應入德○陳居一曰正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境界以民勸民威較之尚有勸威之迹在○呂晚村曰若泛填感應語頭便籠統不切講篤恭須緊根潛雖伏矣二節深言之講天下平須緊承當怒二句分清出落又曰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

中庸大章章句下

合

效驗又關一分了。
份按篤恭者乃不思不勉不
可測度之謂其實未嘗不見
於言動之間也若云不待言
動而自厚於恭敬則可遂謂
其不復見於言動恐未必然
且此條續大全者復採之尺
幅之間其文重出而編書者
不覺何也

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
動之間附輯釋饒氏曰中庸一書始言戒懼慎獨而
終之以此皆敬也中庸以誠為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三書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
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
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輻如毛皆不
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
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
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三節首節說學須
為已不求入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
說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
五節說不顯篤恭則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
功也○雲峰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
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
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

困勉錄曰雲峰謂不顯之德
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
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
動靜也

份按奏假二節雙峰伯璿以
上節承慎獨下節承戒懼其
非吳因之謂俱承戒懼來亦
非雲峰謂一節分承敬信更
謬新安及蒙引淺說俱總承
戒懼慎獨最當困勉錄則始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
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
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
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始有不可測者要
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
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
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聞然與慎獨戒懼深
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
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
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
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
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
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更氏伯璿曰按章
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效驗
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
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
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則

取鏡說而終從新安及蒙引也。因勉錄云：奏假一節，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承入德之功夫，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也。○吳荆山曰：因勉錄謂民勸民威只是國治事，此恐未安。愚意民即天下之民，但平字氣象自與勸威不同耳。

份按雲峰四書解名四書通故史氏以通稱之。此云通者恐考字有誤。

是潛伏孔昭之詩。為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為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峰之說，似乎得三章句之旨。通考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效驗遠

續困勉錄曰：滄柱云：天下平三字，須有實義。湛甘泉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政教無不及，後方能如此。即朱子解脩道之教，亦指禮樂刑政至位育節又補云：脩道之教亦在其中，可見位育前有政教，則知天下平中亦有政教矣。即許氏所引垂拱而天下治，須知垂拱之前有許多政教，觀舜之恭已無為，必因紹興得人，可見斷無一人清淨自處，而九州萬國坐享太平者。脩己以安百姓，亦有政教在。予見時文說得影響，故詳辨之。○份按：為治者有治本有治法，戒懼慎獨此治本也。禮樂刑政此治法也。當其主敬修身用力存省之時，其於禮樂刑政固必講求盡量。

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蓋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兩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知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效。○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附存疑：君子為已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已所不見之時，則持敬工夫，真無一時閒斷矣。逮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而自存，清明在躬，脩身道立，誠於此，動於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鉞，蓋其德之深而其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於恭敬而天下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

期於措之盡善也烏有清淨無爲而曰吾姑以自修者哉程子謂簡細故以自崇非敬愚亦謂禮樂刑政有一措之不善非敬然則治法固已包舉在治本中也及夫存身之熟治本既立君德既成而天下化之則雖禮樂刑政燦然具備而原其感應之機惟其平治之由卒在此不在彼朱子所謂爲政以德不是塊然全無作爲但德脩於己人自感化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是也此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之說也○九經以修身爲首而欲行九經必先定乎誠欲定乎誠必擇善固執信乎治法包舉在治本中也○說統曰三引詩歸重天載

○其惟人所不見者敬於方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靜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爲己之心推之也○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顯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閒而人尚測度得○蒙引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平不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至不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

一詩然必先引不大聲色德輶如毛兩詩蓋說此兩段議論正見篤恭之德難形容也至矣句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以此來形容不顯乃爲曲盡是之謂至非不顯之外又有所謂至也○翼註曰聲指號令色指威儀○湯霍林曰此子思引夫子現成語話不是釋詩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張侗初曰也須實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也○翼註曰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蓋有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詞雖云有類而實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

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又引孔子之言

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語錄不大聲以色只是

篤恭了便不用政刑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

不用禮樂政刑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政刑爾

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

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

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

比者倫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八引引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

明其有形。猶云尚屬物類耳。又曰至矣。只是說德至矣。不顯即至。非不顯又有至不至也。○困勉錄曰。至矣。下當我云。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玩註原是如此。份按說統曰。許白雲謂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載者發育萬物之事。於發育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下者。譬聖人篤恭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此說頗精。語類云。極而至矣。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此條似得其意也。

困勉錄曰。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河涉香臭昏默虛無寂滅語。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為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若專指此為天命之

中庸卷之三 章句

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人意見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絀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聞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輪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首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雙峰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峰胡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驚於高遠。引尚綱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

中庸卷之三 章句下

四

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為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
份按始言一理者原道之所自而言我本於天也未復為一理者要德之既成而言天備於我也正不得以未發之中為一理而強以不顯之德及無聲無臭屬之未發也
份又按說者因首章未發頂天命之性已發頂率性之道凡遇說天命之性處皆止認為未發之中殊不知以性與情對言則性為未發如喜怒哀樂節云云及孟子所謂性善情善程子所謂五性七情之屬是也若以性與道並舉則未可偏指為未發矣率性之道即率此天命之性當其

中庸大章
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我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我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

率性而行而天命之性固即具焉孰謂已發之時與天命之性不相干涉耶夫道即理也性亦即理也朱子謂道與性字實無甚異又謂道即性性即道又謂心有動靜其理則謂之道且解之曰理即是性至其答胡廣仲書則謂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及偏却性字其記論性答景後又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然則道固有體用而該動靜性亦有體用而該動靜也未可偏指性為未發道為已發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解之曰感物而動非性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通書云五性感動而

始終焉通考東陽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曰詩中言天之道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更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為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善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誤乎○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兼入德成德功夫效驗而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斂費而

善惡分蓋亦就性字說下。朱子嘗謂情是性之用又謂性發為惻隱是非乃性之情則所謂情者固猶包在性字中也。○先儒於誠自成道自道每一指為天命之性。一指為率性之道。亦若以未發已發分配者信如斯言。豈人之所以自成者止於未發。人之所當用功者止於已發耶。是未知性道實無異道。即性性即道之旨也。愚為之說曰。誠為天命之性。乃人之所受於天。而所以自成者。道為率性之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而不可他誘者。如此分配。庶幾可通。如以未發已發為說。則失其義矣。謹連類而并及之。困勉錄曰。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入

中庸卷之三

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為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語錄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曰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扶又反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

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

無莫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

復芳覆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

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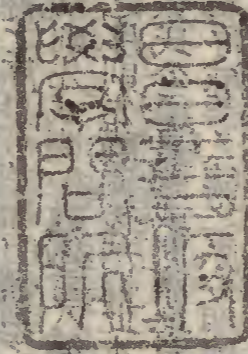
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後謹獨。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後戒懼。此本朱氏公遷最謬。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可以始學成德分乎。蓋存疑公遷之說。即呂氏德成反本之說。或問辨之明矣。又曰。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困勉錄曰。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份按朱子教人之深意。以下

中庸卷之三

入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雲峰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入事。即所以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通考

年

非四書遺原文不知何所本也。份按陸稼書曰。朱子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猶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未發已發。份增輯中庸大全已完。忽得陸公此條。深喜與鄙見相合。特增入之。



中庸章句

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為一支。首章之略散為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略。○此無節解之一支。○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本章之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更氏伯璿曰。右一章是為第五節。

中庸章句大全

嘉慶三年

